

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

潘家洵譯

溫德來爾夫人的扇子

潘家洵譯

英國 Wilde 著

潘家洵譯

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

(Lady Windermere's Fan)

樸社出版

中華民國十五年六月初版

溫德米爾夫人扇子

自廿六年八月一日起
歸開明書店出版發行

版權所有

翻譯者

潘

家

洵

出版者

樸

社

印刷者

志

成

印

書

館

總發行所

樸

社

出版

經理

部

總代售處

景

山

書

社

分售處

北京及各省各大書坊

翻印必究

甲種洋宣紙平裝本實價五角
乙種瑞典紙平裝本實價叁角五分

外埠酌加郵費

譯者小序

六七年前國內的翻譯事業真是風起雲湧，盛極一時。每逢一種新譯品出來，大家總是爭先恐後的搶來看，因為自從五四運動發生之後，青年的思想確是受了一個極大的激盪，感覺著自己知識的空乏，急切需要一些新鮮的滋養。後來的情形可就漸漸的不同了。大家對於譯品的興趣一天一天的減少，信仰一天一天的薄弱，到了近來，有許多人聽見了翻譯的東西就頭痛，碰見了翻譯的東西常是掩卷不迭。如果有人說近來他在那裏翻譯些東西，別人聽了往往會想到那是他無聊得沒有別的事情可做，或是窮得想弄幾個錢花的原故。翻譯事業一變而為這樣的不被人重視，究竟爲了什麼？照我想起來，是這幾年裏頭讀者的程度已經增高而譯者的程度沒有進步

的原故。但是爲什麼譯者的程度沒有進步呢？我以爲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大家把翻譯看得太容易。因爲把翻譯看得太容易，所以第一流的人往往不大高興去做它。因爲把翻譯看得太容易，所以別的事情做不好的人覺得弄一點翻譯無論如何總還可以勝任。宜於翻譯的人不高興翻譯，不宜於翻譯的人偏要來翻譯，於是就產生了近來國內翻譯界的現象同大家對它的態度。現在中國一般人的思想何等的昏亂而淺薄，要醫治這兩樁毛病，最要緊的是切切實實的讀幾本好的外國書。不過能夠直接讀外國書而真正瞭解的人究竟是少數，所以翻譯實在是一樁不可缺少的事業，它負的責任非常之重大。要是它老像現在這樣的沒出息下去，因此堵塞了一道醫治同滋養我們的思想的泉源，那是叫人多麼寒心的一樁事情！這兩年來翻譯的罵可以說是挨夠了，它的霉亦可以說是倒足了，有些人對於這個問題似乎已經有了

一種覺悟。我們的生機將來或者就在這一點上頭發生亦未可知。我敢說，中國的翻譯事業表面上現在好像是到了末路，其實它的光明前程還沒有發軔呢。萬事都在人爲，祇看大家怎麼努力罷。

說到這個劇本，七年前沈性仁女士在新青年上頭登過它的譯文。同時我亦曾把它譯登新潮。兩年前東方雜誌又登載過洪深先生的改譯本，各處劇團同學校用了洪先生的本子排演過多次，並且上海還演過原劇的電影片子。這個劇本在國內既有這樣豐富的歷史，所以在這裏我覺得沒有詳細介紹之必要。我想說的祇有底下這一點意思，就是，有許多人以為 Wilde 的長處祇是會說漂亮俏皮話，讀他的劇本亦祇是學說漂亮俏皮話，這個觀念我以為是了解 Wilde 的一個大障礙。

至於我重譯這個劇本的用意是因為我前次的譯文疏忽草率得很，現在

四

重新譯過一遍，似乎覺得比從前的好些，這裏頭含著一點補過的意思。還有一層，我對於譯書，不但一向沒有那種『海內同志幸勿重譯』的主張，並且以爲祇要自己感覺著有需要或者興趣，就是一個人把同樣的一本書重譯一次，或者甚至於幾次，亦不是完全沒有意思的事情。

滬案週年後三星期，譯者誌於北京。

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

Oscar Wilde 著

潘家洵 譯

劇中人物

溫德米爾爵爺 (以後簡稱溫爵爺。)

達林頓爵爺 (以後簡稱達爵爺。)

奧格司忒司洛頓爵爺 (以後簡稱奧爵爺。)

西夕爾葛拉罕先生 (以後簡稱西先生。)

鄧備先生 (以後簡稱鄧先生。)

霍潑先生 (以後簡稱霍先生。)

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

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

二

巴克（總管）

溫德米爾爵夫人（以後簡稱溫夫人。）

貝呂克公爵夫人（以後簡稱公爵夫人。）

愛葛色卡來爾小姐（以後簡稱愛小姐。）

溥林代爾爵夫人（以後簡稱溥夫人。）

傑得布羅爵夫人（以後簡稱傑夫人。）

司忒斐爾得爵夫人（以後簡稱司夫人。）

庫潑庫潑夫人（以後簡稱庫夫人。）

邁林夫人

羅賽列（使女）

劇中佈景

第一幕 溫爵爺家的早憩室。

第二幕 溫爵爺家的會客室。

第三幕 達爵爺的屋子。

第四幕 與第一幕同。

時間——現在。

地點——倫敦。

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

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

四

全劇動作在二十四小時以內，從一個星期二的下午五點鐘起，到第二天的下午一點半鐘止。

第一幕

佈景——卡爾登府街溫爵爺家的早憩室。中央同右方各有一

門。右方一張書桌，上有書籍紙張。左方一張沙發同小茶

几。左窗向外平臺上開。右方一張桌子。

溫夫人正在右桌上就著一只藍盆調弄玫瑰花朵。

（巴克進。）

巴克 今天下午夫人見客不見？

溫夫人 見——誰來啦？

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

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

六

巴克 達林頓爵爺，夫人。

溫夫人 （頓了一頓。） 請——誰來都見。

巴克 是，夫人。（從中央出。）

溫夫人 我最好今晚以前先見他一見。他來得正巧。

（巴克從中央進。）

巴克 達林頓爵爺。

（達爵爺從中央進。巴克出。）

達爾爺 你好啊，溫德米爾夫人？

溫夫人 你好啊，達林頓爺？恕我不能跟你拉手啦。我的手都讓玫瑰花弄濕啦。這些花可愛不可愛？今天早晨才從賽爾比送來的。

達爾爺 真好。（瞧見桌子上放着一把扇子。）好一把扇子！許我看一看嗎？

溫夫人 看罷。漂亮，是不是！我的名字已經寫上去啦，什麼都有啦。我自己亦剛看見。這是我丈夫送給我的壽禮。你可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？

達爾爺 不是罷？真的嗎？

溫夫人 真的；今天是我成年的日子。我一生極重要的一個日子，你說對不對？所以今天晚上我請客。請坐。（依然調弄花朵。）

達爾爺（坐下。）可惜我預先不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溫德米爾夫人

。不然，我要在你大門口路上舖滿了鮮花讓你在上頭走。花兒本是爲你開的。（稍一停頓。）

溫夫人 達林頓爵爺，昨天晚上在外交部你好麻煩我。我怕你又要來麻煩我啦。

達爵爺 我，溫德米爾夫人？

（巴克同一個用人拿著茶盤同茶具從中央進。）

溫夫人 攔在那兒。好啦。（用自己的手絹擦一擦手，走到左方茶几旁，坐下。）坐過來，好不好，達林頓爵爺？（巴克從中央出。）

達爵爺（拿著椅子，走過左方。）我難過得很，溫德米爾夫人。你一

定得告訴我到底昨晚我做了些什麼。（在茶几旁坐下。）

溫夫人 你千方百計的恭維了我整整的一晚上。

達爵爺（含笑。） 啊，我們現在都是這樣窮，討人喜歡的送人東西祇有恭維話。祇有恭維話我們還送得起。

溫夫人（搖搖頭。） 我在這兒很正經的說話。你不要笑，我很正經在這兒，我不喜歡聽恭維話，并且不明白爲什麼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說了
一大堆口不應心的話就以爲是十分討那個女子的好。

達爵爺 啊，然而我說的都是實話。（接溫夫人遞給他的茶。）

溫夫人（嚴重的。） 我但願不是。我不願意逼着跟你拌嘴，達林頓爵爺。我很以你爲然，你是知道的。然而如果我覺得你亦像大多數別的
男人一樣，我就一點都不會以你爲然了。你確比大多數別的男人好，並且